

成人組・短篇小說

優等



蕭鈞毅

一九八八年生，清大臺文所博士生。曾獲臺北文學獎小說首獎、林榮三文學獎小說首獎等文學獎若干。作品入選九歌出版《一〇四年度小說選》，曾任電子書評刊物《祕密讀者》編輯團隊之一。

## 飼育

在鑽頭鑽破磁磚的聲音中，她睜開眼睛。陽光溫溫地燻在她的頰上，她坐起身來，窗外的天空大藍色的，彷彿可以看到很遠的山頭。她走下床，低血壓令她有點暈眩。她坐了好一會才起身，推開房門，空心的鋁門框會響起過於脆弱的聲音。她到了流動廁所前的水龍頭，把塑膠杯裝滿水。

摸了摸臉頰，另一頭的工地不停地傳來巨大的、彷彿連地面都在震動的迴聲。他們應該來這裡一個月了。

她先到了樓梯間，拿了一些狗罐頭餵了那條懷孕的母狗。狗兒津津有味地吃著，她默默地看著牠和牠大腹便便的肚子，天光日照，這條漆黑的狗兒在工人們的餵食照料底下，毛皮也變得晶亮。

「也許你會生下一窩健康的小狗。」她心想，她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見過小狗了。組合屋用鐵皮搭建，兩層樓，她跟父親住在二樓。每一層樓有七個房間。從組合屋的窗子裡往外看，一面是灰塵黃砂瀟灑的工地，一面是架高了綠色鐵皮的圍籬。圍籬之外的地方，更遠一點，是一條長長的寬河。

他們在來到這個鎮的路上，車沿著那條河流開。跨河的橋是鎮裡主要的聯外道路，

下了橋，過了鎮子的歡迎告示牌後，車體便開始搖晃，道路的崎嶇充滿著山城的氣氛。她在後座先看見了河，再看見山。父親打了方向盤往左邊開，河也到了車的左邊，她盯著河瞧，太陽直射河流，河流的兩端不知道有什麼，她好想去看看。

他們住的組合屋不夠高，看不到河。

來到這裡的第一天，她想到鎮子裡晃晃，也想看看外頭那條寬河。

出了工地，橫向的柏油路面，她的面前是另一片雜蕪，碎石頭跟荒草在其中漫無節制地延伸。陽光灑下來的溫度，恰好令眼前的蕪地翠綠地令人目盲。她始終都沒有走進那片土地，一個大學剛畢業、來打工的年輕人哲偉跟她說：「那裡面有很多野狗，有一次我跑進去抽菸，被牠們追出來。」

「有多少隻？」

哲偉回答：「十幾二十隻吧，還有小的，總之別靠近就對了。」

鈺怡也聽她的話，沒有走過去。雖然她很想看看小狗。長大以後她幾乎沒見過小狗，從她跟父親相識以來，她就坐在父親又舊又破的車上，跟著父親到處跑。有些工地裡會有狗，用來看門的，或者是工人們也默許牠們來這裡吃喝拉撒，算是結緣的。可是鈺怡就是沒機會看到小狗。她還年幼的時候記得小狗的模樣，毛茸茸的、眼睛黑黝黝，短小的鼻子跟充滿溼氣的臉龐，張著四條細瘦短腿在地上跌跌撞撞的模樣。

在工地對面的蕪地的後面，就是聯外道路，大橋跨過的那一條河。她離開工地走

進鎮子之前，一定會遇到大橋的入口。大橋分成兩向道，在兩向道的外圍、靠近橋沿的地方，另外隔出了腳踏車道。她很想試試看自己能不能走過去，她走上大橋，橋墩筆直地延展出去，跨過河，從她背面鎮子裡的那座山，延伸到更遠一點的另一座山，看上去應該要走個半小時一小時的，她就放棄了。

正要進入夏季，她也不想對著太陽走上毫無陰影的橋梁。那簡直要蒸發似地，她在鎮子裡漫遊的時光，已經讓她過於燠熱。

父親總是一臉溫吞、而且對什麼事情都充滿歉意似地，先對工頭彎腰賠不是，再對另一個工人道歉。

難怪他做了那麼久的臨時工，都沒有人要收他當學徒。她得出這個結論，有一點傷人，但她親口對父親說了：「你這個樣子，一輩子都要這樣四處跑，找工打，根本沒有人要收你。」父親唯唯諾諾地，在她面前緊皺著眉頭，像是自己從她出生一來就虧欠她許多的那副表情：「抱歉，是爸爸對不起妳。」她沒有因為父親的低頭而放過父親，在狹窄的組合屋裡，她放下折疊好的衣服，父親的、她的衣服，把它們丟到一旁，站起來自己打開收音機聽。

留下父親在屋子裡的角落低著頭。

隔天一大早，十點，她餵完狗，端詳狗兒懷孕一個月左右的肚子，便往工地的方向走去。她回到房間裡，拿了父親的錢包，就要走出工地。工地的入口滿滿的黃土與

泥印，前幾天下雨，卡車進來的時候厚重的車輪捲起的泥巴乾掉後，就成了地面上突起的疙瘩。有些工人在街上灑水，接著一條水管對街道上噴，他們有些是住在其他組合屋的工人，看見鈺怡也就點頭打個招呼。石棉手套的指尖發黑破爛。其中一個工人舉手要鈺怡停下來，一臺卡車從入口開進去。

幾年之前，她還會跟在父親旁邊觀察父親的工作，那時她並不了解，對著一根柱子的基座把土屑跟石屑鏟下來的工作代表什麼。父親總告訴她：「爸爸在做很認真的工作，妳先回去房間。」

到她漸漸長大，開始意識到父親的工作內容萬年如一日後，她便開始受不了在組合屋與車子裡睡覺的日子。

因為小狗的緣故，她頭一次覺得自己，也許，願意在這裡多待一段時間。她盤算著要不要跟父親商量，讓他們可以在這裡待久一些。只要等到小狗長大，長出毛茸茸的繼承自父母親的毛髮、睜著黑眼珠、一搖一晃地走動的時候，他們再離開也不遲。

跟著父親這麼多年，她的身體漸漸地從兒童過度到青春期，即使她只有國小畢業，她也明白一些與父親之間距離沒有恰當拿捏的尷尬所誘發的不適。當她見到自己用過的衛生棉與其他工人們在流動廁所裡拉肚子後的衛生紙混雜在一起時，她幾乎要作嘔。

父親老車裡的霉味跟陳舊的菸味隨著故障的冷氣風，緩緩地往後座的她那邊吹。

「不知道狗狗是怎麼生小孩的？」她懷揣著這個天真的問題，期待母狗生產的那

天。為了那天，她可以多等一會。

他們這個工程還要做很久。他們起了一整座兩連棟的公寓大廈，十五層樓，社區中庭的公設還是亂七八糟。組合屋彼此距離有些遠，她們住的那棟在公地出口的那一端，是給像她父親這樣的臨時工跟粗工住的，晚上也由他們來看守工地的大門。

鈺怡聽父親說明天要來幾組做水電的，要再來檢查配線。鈺怡對這消息沒什麼反應，父親一向找不到話題。她隨口應和，把洗好的衣服一件一件對折，折成四方方的，再把它們疊好。房間裡沒有衣櫃，鈺怡通常都把衣服疊在椅子上，反正他們房間兩張椅子，一張父親坐，一張她從來沒用過。她都坐在床上。

父親見她不理會，自己尷尬地笑。獨自靠著椅背，像是對整個房間都充滿歉意似的，漸漸地縮小。她瞥了一眼父親，只對他說：「你如果沒事，就睡吧。」父親微笑說好。鈺怡便拉上棉被，自己躺下了。

她的睡眠幾乎都深沉而無夢，這狀況持續很久了。到了這個小鎮三、四個月，她每一晚的睡眠都很好，一早起床總能見到窗外射進來的陽光。溫暖，曬久了衣服卻也褪了色。在他們前一個待的工地，北部的城市恰好是溼冷的季節，跟著他們好久的那一條棉被擋不住寒氣，她夜裡醒轉，聽到雨聲碰碰答答地在組合屋的屋頂上，窗外一片暈黑，更遠的地方又燈火滿布，她自心底掀起一股漫長的沉默，在那裡，她幾乎不

與父親說話。再睡去，復又醒轉，中間只是一眨眼，什麼也不剩地，一天就又開始。

小鎮的氣溫，熱溽正盛，今天晚上她突然一反往常地醒過來，她睜開眼，滿室的黑暗只有屋外的工地燈光悄悄地滲進來。

她在這裡第一次夜半醒轉。她走出門，心底惶惶然地，下了階梯，看到在流動廁所前面掛著的那盞燈下，有一個身影警戒地隱遁到陰影裡。

是那條母狗。鈺怡想走過去，牠卻警戒地往後退。可能是快要生的焦慮。牠突然對鈺怡露出牠的牙齒，鈺怡被嚇到了，向後退了幾步。

她們便這樣對視了許久。

隔天，她聽到工頭在跟強哥聊天：「牠好像快生了。」

「真的嗎？」

「牠都開始吐了，而且爪子一直抓地板，好像要築巢的樣子。」

「幹，又不是鳥，築什麼巢啊？」

「你覺得牠是從哪裡來的？」

「應該是外面……對面那個河邊，聽哲偉說那裡住了好幾群流浪狗。」

「喔，有同伴，那牠就是懷孕來這裡討吃的吧。」

「誰知道，萬一牠在這裡生了怎麼辦？」

「沒關係吧？我們這裡還要做很久……就把這些蓋給鬼住的當牠的狗屋也不錯。」

兩個人聊天聊到一半，才發現她在旁邊站了一陣：「妹妹？怎麼站在這裡發呆？」她搖搖頭。

強哥說：「如果妳遇到那條狗，不要靠太近。」

鈺怡點點頭。工頭看了她一眼：「牠快生了，生下來以後妳要不要拿一隻去養？」她愣愣地想著小狗的模樣。在街道上她只見過流浪的大狗在尋找食物。

「可以嗎？」

「可以吧，只要妳爸不介意就好。反正野狗又養不了那麼多。」

工頭走到工地裡，沒多久就下起大雨。她蹲著仰頭看突出的簷緣雨水一滴滴匯聚成細長的流水。滂沱的大雨她沒想到要回組合屋的事情，反而開始掛心起那條狗的狀況。

牠是不是淋雨了？會不會讓肚子裡的小寶寶著涼？

晚上，父親回到房間裡，他就跟鈺怡道歉：「鈺怡，爸爸對不起妳，帶妳出來……沒辦法讓妳上學……」

「被罵了嗎？」

「對、對……」父親的表情像是撐不住重量、緩緩地溶下：「妳再辛苦一陣子，很快、很快……」

「我給過你時間。」

父親垂下頭。

父親沉默不語。她把摺好的衣服隨手往地上扔，站起來盯著垂著頭的父親。房間裡飄著父親的汗臭味與洗好曬乾的衣物的清爽氣味。鈺怡粗重的喘息聲蓋過了扇葉旋轉的聲音。

父親囁囁地說：「就一下子……」

鈺怡突然冷卻了下來，她甚至不用問父親，要不要在這裡待到小狗出生之後，父親的意思就是要做完這個工期，她聽工頭提過，最少也要一年，鈺怡彎下腰來，一件件撿起散落的衣物，也不看一旁父親一眼。

她閉上了嘴，不再說話。房裡只剩下父親在這氣氛下不知所措。微量的惡意掠過鈺怡的心中，她把衣服整齊放好：「你早點睡吧。」她便回到床上。

閉上眼睛，滿腦子浮現的卻都是工地外的那條寬河。

也許是地勢或其他因素，河淺淺的，流動得很緩慢。將要夏日的太陽在河面上曬出晶瑩的珠光，往河流的一端望去，遠方有些朦朧的山狀輪廓，兩側的砂礫地上，一樣遠的地方，則是一些砂石車跟挖土機忙轉著。

鈺怡被河流倒映的強光刺痛了眼睛。她睜開眼，發覺自己又在夜半醒轉，她坐起身，電風扇呼呼地吹。她有了上一次的經驗，便直覺地想起那條狗兒，外頭傳來陣陣狗吠的聲音。

是牠。吠聲在空蕩蕩只有骨架的工地裡寂寞地迴盪著，聲音變成了好多層，從四面八方傳到他們這個組合屋裡。她聽到隔壁有人開始咒罵，有門推開碰得好大一聲。這些突發的聲音儘管短暫，卻還是嚇到了她。

（她擔憂著那條懷孕的母狗，怕牠在明天就被其他工人們趕出工地。同時，她想起母親。）

好像有沒有父親，都不是什麼要緊的事情。母狗在陰蔽處撓著爪子，走來走去。先是強哥發現了，其他人也來看。母狗的眼神脆弱而緊張，牠皺著眉頭，一臉快要哭出來的委屈模樣，露著牙齒，勉力地擠出威嚇的表情。強哥把吃到一半的便當放到母狗面前，就走開了。

鈺怡開始想像狗兒生產的模樣，看見母狗在遠處焦躁地臥著，躲在一個牠以為誰也看不見的地方喘氣，肚子一脹一縮的，彷彿連生產時的疼痛都那樣具體。鈺怡可以想像，狗兒窩在高高的大廈一樓，鈺怡曾和工頭聊過天的水泥牆後，大廈只是做好外牆，磁磚、大理石、還有其他石材都還沒按照設計圖貼上。

一直以來，父親參與的工程有一半都是在重新裝修或是平地起屋。他總是帶著黃色安全帽跟安全腰帶在裡頭轉，好像摸到了每一個環節，卻又什麼也不會。畢竟父親只是一個臨時工，而非技工。

大廈外牆上的鷹架，擋風布被風呼悠地吹飽，鐵栓處搖搖晃晃，發出吭唧吭唧的聲音。狗兒抬頭望向聲音的來源，工人們把東西收拾後，又要回去上工。她跟父親整個午餐時間都沒說過話，父親帶上安全帽就走了。

她走回組合屋的路上，見到那條狗兒不安地舔著自己的肚腹，她想走過去一點，又擔心會被牠吠。或許是疼痛過了頭，狗兒沒有多餘的心力應付鈺怡。牠滿臉愁容地瞥了她一眼。

從工地外傳來一陣陣吹狗螺的聲音。她回過頭去，原本背向她的方位，是工地的出口。聲音一定是從對面的河岸空地傳來的。她往空的方向望去，沒有建築物遮蔽視線，她不必抬頭就能見到天色慢慢地轉成暗紅。要日落了，自己看父親工作了一個下午。她端視著父親的背影時，還不覺得時間過得這麼迅速。

狗群們彼此接力的吹著狗螺。從同一個方向傳來，可是聲音有遠有近。從她身後，那條母狗也吃力地跟上狗螺，但牠的聲音有氣無力，叫了兩聲便吐出舌頭喘氣，牠看起來很激動。她想不到辦法安撫牠，也不等她靠近，就爬起來從她身旁竄走。

她直覺地跟了上去。她穿拖鞋追不上，狗兒的尾巴跟著跑步的動作左右搖擺。她跑出了剛蓋起的兩棟大廈的範圍，兩幢大廈高高地，在這周圍都是平地的地方，過於巨大，而且變得極不真實。「蓋給鬼住的。」工頭這麼說。鈺怡也同意，她這一個月繞了整個鎮子，鎮子裡剩下老人與小孩，連公車都要一個小時才有一班。

牠使勁地跑著。即使是傍晚，氣溫還是熱得驚人。鈺怡很快就感覺到，自己身上的每個孔隙都在冒汗。她很想停下來，牠卻不給鈺怡休息的時間。「這樣跑很危險！」她聽到強哥的聲音，眼睛一瞥，看見強哥跟父親都在看她。父親軟弱、消瘦、無精打采的臉呆愣著。父親在跟其他人蓋一間大房子。

很久沒有想起母親了。這一段時間，母親的模樣才漸漸地浮現。但浮現的都只是感覺，她完全忘記了母親的長相。卻意外清楚地記得國小一個叫做劉偉成的胖同學，他坐在她後面，總是拉扯她的辮子。有一次她受不了，拿了圓規往他的身上刺，白色的T恤從胖胖的身體裡沁出紅色一小塊鮮血。她記得父親還是在道歉，並且數落母親管教不當。母親陰著臉，從頭到尾沒說過一句話。

狗螺的聲音愈來愈近。狗兒竄進了草叢，她撥開高高的雜草，看見了狗兒歡欣地加入了牠的同伴們。

父親喘著氣，站在工地的入口，看見她走下河邊。女兒每一年長大，他都帶著今年就要送她回家的覺悟。可是一年一年過，他不斷地與自己失信。像他的老婆當年對他失望透頂的模樣，他終於見到女兒露出跟她媽媽一樣的表情。

他早就知道，這一天一定會來的。他沒有追上去，而是走回離入口不遠的組合屋，鑰匙轉開，把塞在枕頭套縫隙裡一疊疊，他原本存下來打算送她回家後，給她媽媽買房子的錢，裝在一個塑膠袋裡，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不改怯弱本性又怕被人發現地，

將背包扔進了垃圾子母車裡。

狗群們歡迎牠的歸來。嗅了嗅彼此屁股，前爪磨蹭著頭。跨河陸橋在她的左方，右方則是她剛來到鎮子時遙望的河流源頭。河流很淺，只有從微微起伏的波浪才能分辨它還在流動。鈺怡這時候才看清楚河流的全貌，夕陽巨大地掛在左方，赭紅色的光暈此刻正在河面上展開一幅漫長的黃昏捲軸。

狗群繞著懷孕的牠打轉。原本躲起來的小狗也探出頭來，加入了行列。

斜陽的焦黃翻捲了波浪如同煙塵的灰燼，整條河面襯著紅色的底。

她想像過河流的源頭，一定是鬱綠、蔥翠的山林。在樹林與植被底下，肯定是清澈的大湖，把河水往下注入到平原。

她在這裡，看不到河流的盡頭。她的身後，工地裡因過於高聳的建築物，空洞的、尚未安上玻璃的窗格呼呼地切割著風，她在夜裡幾乎沒有留意過這陣聲音。此刻她才突然意識到，身後許多窗格代表的一間一間屋子，那些她父親跟首跟尾曾經參與過的「家」，她們從未跟完工期的全程，從未見過它們竣工後的樣子。

她們便走了。狗兒提早帶她離開工地，她們相望，鈺怡覺得牠的眼神充滿哀憐，為著肚子裡的絞痛不能言語地、沉默地忍耐著。

她看著即將成為母親的牠在迴旋偏舞的隊列之中靜靜地躺下來。

而牠的身後，鈺怡以為可以看得盡頭的地方，淺淺的寬河，河的對岸有另外一處

正紛紛點著燈火的城鎮，河流割分了他們兩地，鈺怡好像聞到父親那臺舊車裡的氣味。她蹲下來，草叢撓著她的臉頰。她突然覺得很難過。

父親走到草坡上，他默然地看著鈺怡細瘦的背影，還有黑點一樣旋轉飛舞的狗群。在落日消失之前的長河上，視線漸漸地暗了下來。

### \* 評審評語

一種奇特的生命狀態，父親與女兒同時陷落在「工地」，他們的生命也如工地般充滿無言的飛沙走石與割裂的撞擊。感情那般幽微的細碎的、彷彿塵霾的感情，一路讀來捕捉不住，模糊而感傷的情調總是在作者的文字中突然閃過卻又一晃而逝，喫咬著讀者的心，具有一種奇特觀照的視角，尤其是城市的工地與河流，整個小說色度充滿低階，顯得哀傷而詩意，偷渡蟄伏著隱藏的親情。整篇小說的敘述者有待作者微調更正確的位置，除此還有一個致命情節，那就是為何那個爸爸最後將錢塞在一個塑膠袋中丟進垃圾坡的母子車裡？使人茫然不解的安排，產生了敘述未能銜接的大空白。

——鍾文音

### \* 得獎感言

能得獎與能寫還是幸運，大學時期的舊作是過去的自己給未來的自己一些遲來的贈禮；感謝評審與過去的自己。